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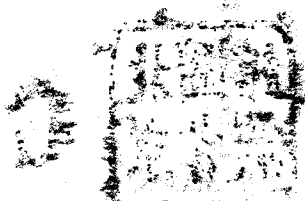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不怕远征难》征文编委会

主 任	李传华		
副主任	韩泰华	李 鑑	宋文茂
委 员	刘日兴	刘昌亮	刘绍荫
	汪 新	吴玉恩	陈 夕
	徐庆全	傅 颐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97
K264.407
3
2

24

红军不怕远征难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征文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编辑部
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春秋》编辑部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 北京



404955

繼承發揚紅軍優良傳統
勝利進行新向長征

張學良
一九三七年七月

弘扬长征革命精神
加强两个文明建设

洪学智



一九九六年六月廿六日

弘揚紅軍長征的革命精神
奪取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勝利

宋任窮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於北京

发扬长征精神

继续新的长征

马文瑞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

长征精神

永世长存

萧克



弘揚長江精神
促進建市

羊年大吉

弘揚長征精神
爭取更大光榮

楊成武
一九六九年七月



发扬长征精神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

一九九六年六月

王平



24

目 录

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刘 英(1)
我在长征途中参加的七次战斗	汪东兴(10)
忆红军长征初期的教导师	孙 毅(22)
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	方 强(35)
回忆红军干部团的长征	张文才(44)
野战医院的伤员救护	李 真(50)
长征中的技侦工作	王永濬(57)
浴血湘江	莫文骅(68)
扎西整编与四渡赤水	谢振华(77)
再占遵义城,痛歼中央军	张爱萍(84)
炸不垮打不散的红色铁流	童小鹏(93)
夜渡金沙	黄新廷(99)
难忘的征程	余秋里(107)
寄语商山忆英烈——缅怀吴焕先同志	郭述申(121)
强渡大渡河	李延东(134)
大渡河边的战前动员	李水清(137)
我乘周副主席的担架翻越夹金山	王中军(140)
忆红军过雪山草地	钟仁辉(144)
回忆与罗荣桓过草地的战斗生活	陈海涵(154)
难忘的草地征程	裴周玉(171)

长征忆事·····	袁学邦(177)
从大雪山到三交镇·····	曾来桂(183)
一次不寻常的筹粮·····	陶汉章(189)
长征路上的女运输连·····	王泽南(193)
在毛儿盖为周副主席治病·····	李 治(198)
红军长征中的卫生工作·····	涂通今(202)
长征路上筹给养·····	罗 通(208)
长征记事·····	谢觉哉(217)
王震政委“焚书”·····	刘德元(221)
董老在长征路上的朗朗读书声·····	钟珠瑞(225)
忆长征途中看护队的 24 名小战士 ·····	饶正锡(227)
拐棍碑·····	萧思明(232)
难忘长征路上战友情·····	方 震(234)
漫漫长征路,依依手足情 ·····	谭绍松(239)
毛主席说:“战士吃什么,我也吃什么!” ·····	刁良清(245)
一小坛米酒的故事·····	钟枝棋(248)
苗寨红军箱·····	雷竹秀(250)
我与红军一段情·····	翟顺修(254)
我为红军带路·····	谢廷云(258)
通过彝族区前的小插曲·····	曾保堂(263)
红军与藏族、羌族的鱼水情 ·····	张天伟(266)
一张羊皮的故事·····	何 俊(272)
二十一担银元送陕北·····	吴光华(274)
打开北上的门户·····	罗名榜(280)
确定长征最后落脚点目击记·····	孔石泉(283)
忆毛泽东长征二三事·····	吕黎平(289)

历尽曲折到陕北·····	袁 光(298)
跟随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长征到陕北·····	戴镜元(305)
欢迎党中央、中央红军到陕北 ·····	郭洪涛(311)
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到陕北 ·····	贺晋年(315)
我在西北经历的三次红军大会师·····	陈鹤桥(324)
西路军的悲壮历程·····	何永忠(333)
长征精神永不忘·····	孟永明(344)
编后记·····	(348)

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刘 英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江西于都，考虑着该怎样完成第二次扩红任务，突然，毛泽东同志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他到赣南省委来巡视，住地离于都县委近，我经常去请示、汇报工作。毛主席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我不知道“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罗迈就是李维汉同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是出名的“铁的纪律”。他亲自抓扩大红军的工作，我是他任命的于都扩红突击队长。

毛主席见我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

我心里正在嘀咕，毛主席又折了回来，他对我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他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露出神秘的眼色，可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意识到“特别任务”就是突围，就是撤离苏区。

过不多时，电话铃响了，是罗迈来的电话，通知我快回瑞金。我说：“于都扩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他说：“任务没有完成不要紧，现在有特别任务，你快回来。”

我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了，急忙收拾好行李，骑上马，带着警卫员回瑞金。

就在回到瑞金之后的第 3 天,我们便踏上了征途。

出发前,罗迈找到我,让我在“红章”纵队当巡视员,跟司令部一起走,管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那时除野战军团外,军委机关编成一个纵队,叫“红星”纵队,党中央和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编成一个纵队,叫“红章”纵队,司令员是罗迈。

“红章”纵队是一支少见的庞杂的队伍。这里有贺诚同志领导的第二梯队,主要是野战医院,还包括休养连。这个特殊连队里有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同志,邓大姐患肺结核吐血,只能在担架上被抬着走,还有不少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也都在这个连里。三梯队是叶季壮担任司令,负责后勤部、供给部,搬运所有的家产,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发电机、电台和成捆成捆的电线,还有各种文件、档案,以及对红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金库——用驮子或挑子装起来的金银财宝。虽然有一些牲口,但搬运任务主要是由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招募的挑夫承担。

罗迈为了及时掌握整个纵队的情况,又把我从电台调回,组织一个突击队,十几个人,叫我当队长,检查整个纵队情况,向他汇报。为时不久,叶季壮的三梯队需要干部,罗迈又派我去那里担任政治部主任。

三梯队的艰苦困难,不亚于前方作战部队。秋雨绵绵,地上都是烂泥巴,肩挑背扛,都是重家伙。一个人挑着担子走已经不容易,几个人抬着辎重,要想合上脚步更是困难。因为要躲敌机,行军都在夜里,又不准打火把,有时一个晚上只挪上五、六里地。吃的不好,在雨地里淋着,又没有好觉睡,人怎么受得了呢?人困得很,停下来就睡着了。罗迈为了防瞌睡,困了就往嘴里放辣椒。有时部队一段一段接不上,原来都站在地上睡着了。可怕的是有些体弱的病号,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更多的人是脚沤烂了,用破布包起来,一踏着地就疼得难忍,